

春秋文獻

第二輯

直道鋸史

金陵客歷史隨筆

福建人民出版社

直道铸史

金陵客历史随笔

〔序〕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直道铸史：金陵客历史随笔/金陵客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  
(春秋文丛)  
ISBN 7-211-04925-1

I. 直… II. 金… III. 中国—历史—研究—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0191 号

**直道铸史**

ZHIDAO ZHU SHI

——金陵客历史随笔

---

作 者：金陵客

责任编辑：陈学松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 政 编 码：350001

印 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地 址：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 政 编 码：350011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

插 页：3

字 数：222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7-211-04925-1/I · 129

定 价：26.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李良玉老师让我去给他带的博士生做一个讲座，无意中说到读书的“三七开”。我对同学们说，一个人真想做学问，在准备阶段，读书有三个“三七开”，这就是七分专、三分杂，七分精、三分泛，七分读、三分疑；而到了研究阶段，“三七开”就该倒过来，变成三分专、七分杂，三分精、七分泛，三分读、三分疑。李老师对我说的“三七开”颇为欣赏。

古人曾有“三分诗，七分读”的说法。《齐东野语》云：“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尽管这很可能是苏东坡一时戏谑之词，但是，毕竟这个“读”字大有讲究。“读”法不同，得分不一，是可以肯定的。坦白地说，我说读书的“三七开”，大有苏氏“三七开”的影响。

基础阶段的“三七开”，比较好理解。七分专、三分杂，就是说读书要按照自己的专业选择七分专业方面的书，同时看三分杂书，开阔知识面。七分精、三分泛，就是说，对专业方面的书，要做到七分精读，三分泛读，尽可能多熟悉一些内容。七分读、三分疑，则是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要学会独立思考。

研究阶段的“三七开”，把三七比例倒了过来。做学问到了研究阶段，应该说，读书已经有相当基础。一个人的精力，这时候就应该做一些调整。一个人的读书计划，这时候也应该做一些调整。三分专、七分杂，就是要既求专精，又求博学。1936年4月15日，鲁迅致颜黎民信中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

过许多花，这样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杨绛《读书苦乐》也说：“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串门儿”干什么？广泛交流信息，以免孤陋寡闻、闭目塞听。三分专、七分杂，就是要学学鲁迅的蜜蜂精神，学学杨绛的“串门儿”。三分精、七分泛，就是要学会集中优势兵力，打大仗、打恶仗、打胜仗。兵力最怕平均分配，打仗如此，读书也如此，做研究更是如此。《三国志》卷三十五注引《魏略》云，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成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观其大略”正可以让该“精熟”的内容更加“精熟”。三分精、七分泛，就是既要学会苏东坡的“八面受敌”，也要学习诸葛亮的“观其大略”。三分读、七分疑，主要是提倡一种创新意识。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论为文，说自己“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于中可见其人对所读之书各有所仪，为我所用。而各有所仪则必然各有所疑，否则何所谓扬弃哉。换言之，柳氏读书，各有所疑者多矣，何止七分！三分读，即强调读书的三个侧面，读作品、读作者、读社会，也就是不仅要研究作品，还要知人论世，熟悉其人其世。七分疑，即从七个方面提出疑问，从七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思考，一疑作者观点何以形成，二疑作者观点有无变化，三疑其他学者有无类似发现，四疑多少学者对此认同，五疑多少学者表示异议，六疑当时社会有无反响，七疑时至今日价值何在，等等。

当然，课题不同，该疑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从做研究的

一般规律来看，上述这些疑问不搞清楚，下笔就难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尤其是自己的课题对今日社会价值何在，更要时时自省。鲁迅说：“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作为研究，看看也不要紧，不过深入之后，就容易受其浸润，和现代离开。”（1934年11月28日鲁迅致刘炜明信，参见《鲁迅全集》第12卷）在并不沉闷的时代，作为研究者，恐怕就更不应该“和现代离开”。认清课题的时代价值，这种“疑”，我觉得“疑”得值。

我说读书的“三七开”，大致上就是这些意思，其实也是老生常谈。我自己一直这样读书，自以为颇有收获。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就是这样读书留下的一点札记，而且主要是读杂书、各种“疑”的一些心得。朋友们称之为“历史文化随笔”，一面是高雅的情谊，一面是认真的鞭策。历史让人清醒，文化予人智慧，认真读书独立思考则给人以责任。我将铭记这种深情厚谊，继续我的“三七开”读书法。

2004年11月18日草于南京罗廊巷银杏书屋



## 目 录

《隋书》卷八十一 ······	唐太宗与皇帝的官邸 ······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	“口离不恭疏”的谏言 ······
《辽史》卷一百一十一 ······	【文史谈丛】宋文帝失的腊猪 ······
《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一 ······	康熙御批“中兴”清康熙出孝 ······
《汉书》卷一百一十一 ······	郭敬国 ······
《楚辞》卷一百一十一 ······	凤“韩国”及官本音 ······
硕鼠的子孙 ······	(3)
唐太宗论不言者之罪 ······	(5)
闲话宋仁宗“批条子” ······	(7)
“位卑而言高”与民主意识 ······	(10)
未尝闻过者亡无日 ······	(13)
说刘表 ······	(16)
“官家”考 ······	(18)
直道容于史 ······	(21)
请酌一杯水奉饯 ······	(24)
官车行 ······	(27)
廉石遐思 ······	(31)
陶白的悲哀 ······	(34)
张昭罢宴的勇气 ······	(37)
“于青菜”的精神支柱 ······	(40)
官宅与官德 ······	(43)
琼花赋 ······	(46)
“豆腐汤”哲学 ······	(49)
“内助”“内蛀”拉杂谈 ······	(51)
细心的相爷 ······	(54)
乾隆皇帝“掉书袋” ······	(57)
道光皇帝打补丁 ······	(60)
吹牛古今谈 ······	(63)



怕谏官的皇帝及其他	( 65 )
唐朝的“语录不离口”	( 68 )
袁世凯的表面文章	( 71 )
由袁世凯刊行“兵书”所想到的	( 74 )
袁世凯的一副对联	( 77 )
清末官场“回扣”风	( 80 )
富而不骄论	( 83 )
宫门费、烟泡费及其他	( 86 )
沈从文的尴尬与幸运	( 89 )
“自愚即可愚人”	( 92 )
话说林则徐抄佛经	( 95 )
《汉书》第一疑案	( 98 )
桐花黄叶之类	(101)
鸭先鹅先之类	(103)
想起了舜的治家	(105)
陶潜的“同志”	(108)
傅雷的“另类”拜年	(111)
李白的政绩观	(114)
何易于“考止中上”说	(117)
《论语社同仁戒条》第十条	(120)
六十年前的《申报》招聘	(123)
鲁迅胡适“一堂课费用”多少钱	(126)
媚香楼	(129)
从曾国藩教女做鞋说起	(134)
傅雷式批评	(137)
上海桂园	(141)
洪昇三百年祭	(144)
林则徐不瞒报	(148)

碧螺之春	(151)
焦山万佛塔	(154)
“纸吻”岁月	(157)

## 【古典新说】

司棋闹厨房始末考	(163)
“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解	(166)
贾政的“官话”	(169)
门子的“眼色”	(172)
刘老老“不会说话”论	(175)
“不许声张”论	(179)
吃饭、请客及其他	(181)
赵嬷嬷的名言	(184)
贾府家塾的“富贵眼睛”	(187)
荣国府的减薪风潮	(190)
小红的“人才流动”	(193)
“不识字”的鲁智深	(196)
“能上不能下”管窥	(199)
白秀英的“明星脾气”及其他	(202)
“李师师”魅力何在	(205)
“礼贤下士”的极限	(208)
赵雪斋的轿子	(210)
“满座欠雅”解	(213)
隔花人远天涯近	(216)



“独廉何为”说	(219)
民间何曾有祭孔乐舞	(221)
论“西湖诗会”	(224)
大观园与扬州风情	(235)
东溪村“大红叶树”考	(262)
清风寨的元宵灯会	(265)
《水浒》茶香	(272)
《水浒》酒俗考	(277)

文史谈丛



## 硕鼠的子孙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是一句尽人皆知的成语。人们打老鼠，除了老鼠肉能吃的原因之外，更多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鼠害。据《战国策·秦策》说：“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大概那时候的农副产品供应还很紧张，所以这种叫做“朴”的未经晒干的老鼠肉还有一定的市场。而老百姓的意见呢，《诗经》里就不少。“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召南·行露》据说是民歌，这两句颇够人们“以一斑而窥全豹”了。可见老鼠这东西，实在名声臭得很，实在该打。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把一些令人痛恨之辈比作老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连小孩也懂，骂的并不真是老鼠。查查文学书，马上就会想到《诗经》里的《硕鼠》。这大约是我国人民声讨剥削人民的“老鼠”们的最早的檄文。

从那时候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硕鼠的子孙们，似乎一天倒比一天厉害。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宣布，尽管最近三年已经消灭了 20 亿只老鼠，今天的中国仍有 30 亿只老鼠在为非作歹！每年糟踏的粮食有 1500 万吨之多，相当于国家每年进口粮食的总量。至于由老鼠而传播的疾病可能对人民健康造成的威胁，更是报刊上经常提及的话题。为什么数千年来人人喊打的老鼠，今天竟然仍有 30 亿之多呢？这就足以令人深思。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打的人诚然有，恐怕仅以喊为事的人也未必少。喊，既省劲，又热闹；既可占出风头的便宜，又

可免穷追痛打之劳。于是以喊为乐的人找到了窍门。喊，可以是真心实意，竭尽全力，为的是振聋发聩；却也可以是人云亦云，大势所趋，不得不喊。平心而论呢，这后一类人倒历来占着多数。到底该不该打，自己该不该出力地打，怎样打才能打得着，这一类实实在在的问题，他并无研究的兴趣。喊，还可能是出于对能否打胜的怀疑。一边喊，一边观望，既不至于在你凯旋时落一顶“保守派”的帽子，又不会冒跟着你遭受失败或挫折的风险。所以为保险计，只是跟着喊喊最妙。当然，关起门来连喊也不敢喊或不屑喊的人也有。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虽说是寓言，而“仓廩庖厨，悉以恣鼠”的人却常常可见。正由于这样，真正灭鼠的英雄，才更加令人敬佩。那些被真正灭鼠的英雄赶得走投无路的老鼠们呢，却渐渐地懂得了如何去钻那些仅仅是嘴上热闹的人的空子。于是乎今日中国硕鼠的子孙们，才得以庞大到其数为国人的三倍！

于是我想到了我们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不正之风。用“过街老鼠”来比喻这些不正之风，恐怕还算贴切。这几年来，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彻底纠正不正之风，人民群众对这些不正之风也早已切齿痛恨。可见不正之风正如过街老鼠，面临着人人喊打的困境。最近党中央对端正党风作出了重大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正在认真贯彻执行。这是推动全面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更使人们对端正党风和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增强了信心。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对待不正之风的态度，到底是满足于“喊”呢，还是真正动手去“打”？如果真正人人动手，谁都不为一己之私而让不正之风钻空子，那么，端正党风和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如果还是只满足于“喊打”，那么，现在依然严重存在的鼠害，就恰恰是一面镜子。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4月21日）

## 唐太宗论不言者之罪

贞观十一年（637）七月，魏徵在一个月内两次上书批评朝政。唐太宗李世民“披览忘倦，每达宵分”。为了表彰这位直言进谏的忠直之士，唐太宗亲撰答诏，嘉奖他“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在这篇诏书中，唐太宗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具体评价了晋代名臣何曾的功过是非，明确表示了对这位知而不言者的代表人物的蔑视和憎恨，以及对知无不言者的渴望与欢迎。

这位何曾，字颖考，仕魏为司徒，司马炎称帝以后，官至太傅。他看到司马炎平吴之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于是退朝以后便常常对他的儿子发牢骚，说：“我常常看到皇上不议论安邦定国之道，作事没有长久的打算，只爱谈论过去的成績。这样的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他觉得如果自己的儿子可以身免的话，孙子则“必遇乱死”。后来果然如其所言，他的孙子何绥恰恰被东海王杀戮。对于何曾的这种先见之明，过去不少史家常常引为佳话。唐太宗经过自己的分析，却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像这样的知而不言者，“其罪大矣”。在唐太宗看来，“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而何曾位极三公，正该“直辞正谏”，“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争，以为明智，不亦谬乎”！

唐太宗认为知而不言者“其罪大矣”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一本《贞观政要》便是生动的证明。贞观六年（632），他对

侍臣说：“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这种求言若渴的精神，溢于言表。因此，他不仅号召群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干脆申明自己的观点，明确指出知而不言“其罪大矣”。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能做到这样，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那么，为什么当时还有人缄默不言呢？魏徵分析说：“懦弱之人，怀忠言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像何曾那样虽有先见之明而不敢犯颜直谏，为的正是自己的功名利禄，正是魏徵所说的“怀禄之人”。这种自以为明哲保身的软骨头，虽然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为虎作伥之辈其貌有别，但从维护一己之私而祸国殃民的罪责来说，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人也实在是历史的罪人。

唐太宗认为知而不言者“其罪大矣”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有它的闪光点。我们是共产党人，与封建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当然应当有比唐太宗开阔得多的胸怀，应当比唐太宗求言时更加真诚更加迫切。我们过去是“言者无罪”，结果许多直言者却被视为有罪，甚至惨遭不测之祸。至于那些“怀禄之人”呢，却似乎因为“不言有功”而福禄寿俱全。这种是非的颠倒，导致了十年浩劫这一场历史灾难。现在，我们终于迎来了“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样一种言路畅达的新局面。这实在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本乎此，我想起了唐太宗的这段故事。我想，一旦知而不言的同志都有了一种深沉的负疚感，都不再愿意让历史为自己的“知而不言”重新付出代价，那么，我们可爱的祖国就一定能够更加顺利地腾飞于世界。这也许并不是什么无知妄说罢？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9月12日）

## 闲话宋仁宗“批条子”

宋仁宗赵祯有许多故事，正史上往往看不到。《清波杂志》上记载着一则他“批条子”的故事，那结果就颇有些出人意外。

话说至和、嘉祐年间，宋仁宗的侍妾和宫女们有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提升，心里都有些迫不及待。于是“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有一次，终于有一位仗着恩宠大着胆子说：“皇上的话一出口就是圣旨，传下去谁敢违抗？”宋仁宗笑笑说：“你既然不信，就请你传这道圣旨试试。”结果如何呢？“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后来，又有些嫔妃们缠着宋仁宗，要他亲笔批条子给她们加封官爵。宋仁宗被缠不过，就用彩笺逐一写上：某人升某官，某人晋某爵。大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三呼万岁而后已。到了发放俸禄的那一天，有条子的都带去要求增加俸禄，结果又是“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讨了这一番没趣以后，嫔妃们气得把条子当着皇帝的面撕得粉碎，“上但笑而遣之”。

看来，宋仁宗批的条子远远比不上我们现在一些并无九五之尊的同志批的条子灵光。正因为这样，我不禁有些钦佩起这位皇帝佬儿来。他是个皇帝，《闻见近录》中记载着他说过的“朕虽为帝王，然人情同耳”之类的老实话，足见他远比我们今天一些“原则性”很强的同志来得坦率。他心里有“法”的尺度，知道给嫔妃宫女们加官晋爵不合法度，却又乱传旨意乱批